

影像中的“乡土之花”

——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的审美风格

孟梅

戏曲电视剧这一艺术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出新戏,出反映现代生活的戏曲电视剧”的呼声一直不断。各地方剧种也尝试拍摄了多部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戏曲电视剧,观众评价优劣不一。作为全国最大的剧种之一,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全国的《花木兰》、《对花枪》、《朝阳沟》等豫剧电影,到《糊涂盆钵》、《状元与乞丐》、《山里的汉子》等荣获国家级奖项的豫剧电视剧,豫剧一直走在戏曲与现代传媒结合尝试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全国公开发行的豫剧电视剧有近百部,其中近半数是现代题材剧。现代题材的豫剧电视剧在题材与影像呈现方面均表现出独特的乡土美学特色,成为影像传播中生机勃勃的“乡土之花”。

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绝大多数以农村为背景,从农民日常生活中撷取素材,加以提炼改编,展现广阔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精神风貌。

大多数豫剧电视剧均以二、三集为主,侧重于“一人一线”的叙事线索,情节也并不曲折复杂,戏剧的矛盾冲突一般集中于农村常见的婚恋观念、妯娌纠纷、婆媳关系或者生活理念的碰撞等方面,承载着强烈的道德教化功能,而矛盾的起因、高潮和最终的解决都源于乡土社会中的“习”与“俗”;不孝敬婆母,制造邻里纠纷,家门上只有一颗星所以在村里抬不起头,耽误了儿女的亲事和小儿子的学业(《福星照万家》);儿媳不

孝,引起街坊邻居甚至自己娘家妈妈的谴责(《养儿无错》);自私的大嫂趁小叔受伤需要巨额医疗费时买下二嫂的房子,企图扩大自己的宅基地面积,二嫂和小叔非但没有记恨,反而为大哥大嫂的和睦说尽好话,使大嫂“顽石顿化成金”(《叔嫂情》)……

在当代纷纷以“反思传统”“打破传统”“标新立异”为口号的影视剧创作大环境下,这类豫剧电视剧无论是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还是在叙事手法上都显得简单甚至可以说粗糙,然而,也恰恰因为这种简单朴拙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传统戏曲文化的叙事模式和审美心理,同时又与当下农民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情态紧密结合,被广大受众所喜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农村:“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每个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生存根基,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所以,面对豫剧电视剧中出现的乡村中发生的故事,受众不会追问人物塑造是否全面、人物性格是否丰满的还是扁平的,他们只是从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小事中,感受到乡土文化中朴实而厚重的伦理道德,并希望随着剧情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幡然悔悟,出现和睦和谐的大团圆结局。

其次,电视影像特有的中近景为主体的“镜头表达”,使得豫剧电视剧的乡

土特色更加真实充盈,与故事内容相得益彰。

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以实景拍摄为多,也有虚实结合搭景拍摄,从拍摄到剪辑都以纪实的手法为主,力求真实呈现原生态的农村生活风貌。如果说,舞台剧是通过演员的表演说唱和舞台美术充分调动观众的想象力达到审美目的,那么实景拍摄的豫剧电视剧力求将观众“带入”事件的场景之中,使观众有身临其境旁观甚至参与事件发展的审美体验。如《福星照万家》开始时摆摊卖货、吆喝场子耍猴卖艺等拥挤热闹的农村集市;《山里的汉子》中娶媳妇时门上的大红喜字,墙上的秤钩秤砣,债主上门讨债的吵嚷喧嚣……电视特有的真实记录功能把观众带进记忆中的乡村,人物和故事因为这些真实存在的景物更加真实可信,而剧中人拉家常般的方言对白与豫剧唱腔的完美结合,共同建构了豫剧电视剧独特的“乡土”韵味。

“韵味”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也是评价中华戏曲的重要标准,相比越剧的妩媚柔美、京剧的庄严肃穆,豫剧的“韵味”恰恰就在于它自身朴实奔放的乡野之气,而戏曲电视剧的“电视特征”则更倾向于缩短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在观看中自我体验,实现“完整动人的故事、自然真实的讲述风格”的审美期待。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扎根于乡土文化土壤,将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叙事方式和现代影像的传播技术相结合,既完成了最朴实的道德教化功能,又着眼

于广大农村人的视觉文化环境,满足受众回望家园的怀旧心态和审美情感,从而达到收视群体的最大化。

当然,豫剧电视剧从剧本创意到拍摄剪辑,尤其是如何充分利用影像完美地展现豫剧艺术、扩大演员的戏路以更加真实自然地展现豫剧电视剧的叙事魅力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彰显“乡土特色”也并非是所有地方戏曲电视剧的最佳定位。戏曲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精粹,之所以历经千年传承而不衰,不但因为戏曲具备善于吸收、综合其他艺术的优长,还因为戏曲善于调整运用适应受众需求的传播方式。在现代传媒飞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戏曲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是可想而知的,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寻找将这一国粹艺术保存、流传并弘扬光大的途径与契机,然而,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在传媒大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各种艺术形式已经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剧种无论以何种载体传播,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受众的审美期待,这与不同流派的音乐、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在当前面临的冲击是相同的。各地方剧种纷纷推出的戏曲电视剧也有功也有失败的案例,其实质就在于是否在认真分析、遵循自身艺术风格的前提下,对受众群体和传播方式进行积极探索和准确定位,寻求与电视剧相结合的最佳题材和表现方式。在这一点上,豫剧电视剧的成功尝试确实为其他地方戏曲电视剧制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西游·降魔篇》剧照

周星驰又赢了

茅以毅

《西游·降魔篇》的故事是《大话西游》的前传。也许,对周星驰本人来说,是他当下心境的写照——即先成佛,后成佛。《降魔篇》和《大话西游》在风格上大不相同,《大话西游》诙谐有趣,有感人至深的“仙履奇缘”,而《降魔篇》则晦暗、血腥、残忍、冷静,虽说也有有趣的部分,但更多的是惊悚。两者的主线相似,都是孙悟空、唐三藏在经过生死离别后,走上取经之路。但《大话西游》的重点在生死离别的爱情,《降魔篇》的重点在“小爱到大爱的顿悟”。周星驰在本片里是在引导观众而不是说教,这也是该片的可贵之处。同时,《降魔篇》表现出的爱情主题较弱,想必是周星驰有意为之——苦海,翻起的爱恨,在世间难逃命运,或更应相信缘分。

《降魔篇》再次用爱情的主线颠覆了为儒、释、道三重思想所捆绑的神话西游。《降魔篇》制造的魔界世界,首先从造型开始,无论是与电视剧还是之前的大话西游系列相比,《降魔篇》里的大圣与八戒拒绝了美观或可爱的一面,因而更彰显出浓重的妖魔化色彩。故事的表象光怪陆离,讲述爱情对世界的看法却犀利得一针见血。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次周星驰真的深刻了,此片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具观赏性和感动性的电影作品。

影片中,最“真善美”的就是驱魔人段小姐了。虽然这个女人爱钱、不会撒

娇、很霸道,但她却是最为真实的存在——她可以放下身段、不拘小节地倒追心爱的男人。她可以使用很多让陈玄奘遗憾、却很用心手段获取他的心,也可以为了支持他的理想献出生命……虽然有些俗套,但她就是这么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她的心愿很简单,就想和陈玄奘在一起,如果不能在一起,就希望他能好好地生活。其实,她就是“真善美”的代名词。然而,这样一个“真善美”,最终却被毁灭了,换来了陈玄奘对小爱、大爱的顿悟和死心塌地的西行。

相信周星驰在电影里展现的悲情和喜感,对应了他的性格——成熟与纯真。至于电影里表达的信仰是否代表导演本人的信仰,我们也不必矫情地猜测。总而言之,周星驰的电影作品是让人笑过再回味的,从这点来说,《降魔篇》与《大话西游》是一脉相承的。周星驰赢了,他赢得了时光对一个人的雕琢,赢得了这20年间所有的物是人非,赢得了这部电影该有的票房和口碑。但他也输了,输了一个真正爱他的人,输了本该拥有的长相厮守的人。电影里挽回不了,是因为陈玄奘有更伟大的使命。电影外挽回不了,是因为周星驰依旧陷在他的小世界里。所谓:自己走不出去,别人也走不进来。而如今,重听一曲《一生所爱》,卢冠廷的唱词直勾人心、摄人心魄。



《山里的汉子》剧照



《朝阳沟》剧照

「家斗剧」挑战家庭伦理

张魁兴

继谍战剧、宫斗剧、穿越剧之后,《媳妇是怎样炼成的》、《房战》、《当婆婆遇上妈》、《天真遇到现实》、《房战》、《夫妻那些事》等“家斗剧”开始轮番轰炸荧屏。

所谓“家斗剧”,就是家庭情感剧的变种,以家庭矛盾为卖点。剧中家庭堪比后官,婆媳、夫妻、手足之间勾心斗角、混战不止。在不少网友的吐槽中,低智、非理性、无厘头成为这类作品的关键词。而同类题材并喷上档,让原本热得发烫的类型剧备受质疑,如何让电视剧行业回归理性值得业内人士思考。

不少家庭剧已经沦为“家斗剧”,并以斗争、矛盾挑战正常的家庭伦理,这是不争的事实。有调查显示,80.9%的人直言当下“家斗剧”过多、过滥,44.6%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家斗剧”质量差,58.8%的人认为它们制造了一种充斥着斗争、矛盾的家庭伦理。有观众认为,当前“家斗剧”正在传递负面情绪,居家过日子是有磕磕碰碰,但有“家斗剧”表现的那么“鸡飞狗跳”?若真如此的话,哪个家庭

恐怕都得崩溃。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红文认为,家庭题材的电视剧不能仅仅成为闹剧,而要引起人们对家庭关系的理性思考。当前,在一个个小家庭的安定团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冲击的情况下,大众文化应当宣扬温暖而有深度的家庭情感,帮助进行家庭美德教育。的确,家庭剧本应该是温馨、抒情,更能体现亲情、人伦之美的电视剧,而现在的电视剧充满了婆媳、夫妻、手足之间的争斗,似乎他们不混战就不是家庭剧,这不是歪曲现实、丑化家庭人伦吗?

笔者不否认家庭剧可以有“家斗”,而且适当的“家斗”也更容易增加家庭剧的戏剧性和喜剧色彩,从而提高收视率。但是,“家斗”要有度,要有现实基础,不能胡编乱造,不能违背现实可能。笔者看过几集《离婚前规则》,在剧中几乎看不到男女主角的夫妻情分,充满明争暗斗,而现实中的夫妻绝不可能如此过活。因此,许多观众认同家庭剧应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主流价值观,并呼吁多拍摄和上映一些孝亲、友爱的家庭剧。有网友说,中国家庭剧拍摄不妨学学韩剧,生活气息浓一些,人情味浓一些,尊老爱幼多一些。

在这个幸福感缺失的时代,反映家庭生活的电视剧更有责任宣扬、解读并引导观众体会生活的美好。笔者认为,业界人士应以一种善意的笔触巧妙地处理家庭成员间因生活理念不同而造成的矛盾,让观众在电视剧里学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感受家庭中亲情的温暖。



《夫妻那些事》剧照

国产爱情片当为普通人造梦

鲁力立

春节携手情人节,让2013年早春的电影市场又一次迎来花团锦簇的盛况。大年初一,周星驰《西游·降魔篇》席卷全国院线,6天破5亿元票房,情人节当天就收获1.22亿元。都市爱情作品《101次求婚》完全针对情人节档,在林志玲、黄渤和高以翔的超高人气带动下,情人节单日收获4350万元票房。除此之外,还有《在一起》、《爱情不NG》、《我的老婆是只猫》等多部电影冲击情人节档期,令人应接不暇。然而,每当银幕上的恋人们相拥而泣,席间观众却总是无动于衷。这不禁引人反思,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爱情电影?

都市爱情一直是国产电影的主要题材。剧本好创作、制作低成本、票房易回收是近年来爱情片铺天盖地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也让国产爱情电影越来越千篇一律。

《在一起》是一部集结陈妍希、柯震东等新锐偶像的小成本电影,讲述了两对恋人相识、相爱的故事。这种多线叙事模式并不少见,几年前的《全城热恋》、去年的《LOVE》均是如此。主线以女主角乔乔频繁失忆来展现和男主角公酷警官的爱情。前男友阿唐回归,二人立刻完婚。阿唐纠缠乔乔时,亲人在婚礼当场倒戈。副线中,警察阿仔和拜金女周胜男通过微信相识,在7天的爱情游戏中并未看到动心之处却带到死去活来。整个影片给观众带来的不是莫名其妙混乱感而非幸福感。

《101次求婚》是今年情人节



《101次求婚》剧照

档期的最大热门,讲述了才貌双全的大提琴手叶熏拒绝“高富帅”未婚夫许卓,与“矮穷挫”包工头黄达相爱的故事。与去年情人节档期的《I DO》一样,该片讲述的也是女神、高帅富与屌丝男之间的三角爱情,其预告片以“看屌丝如何逆袭女神”的口号抓住了年轻人。然而,影片女主角乔乔频繁失忆来展现和男主角公酷警官的爱情。前男友阿唐回归,二人立刻完婚。阿唐纠缠乔乔时,亲人在婚礼当场倒戈。副线中,警察阿仔和拜金女周胜男通过微信相识,在7天的爱情游戏中并未看到动心之处却带到死去活来。整个影片给观众带来的不是莫名其妙的混乱感而非幸福感。

归来,执著地要与叶熏结婚,却在最后一秒突然放弃……可以说,《101次求婚》尽管有唯美的镜头和强大的明星阵容,但戏剧冲突牵强、情节发展突兀、人物性格虚假,的确很难服众。可以说,如今的国产爱情电影过于关注情人节的票房市场,而非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恋爱现实。在蛋糕效应的驱使下,情人节市场支离破碎,没有大赢家,甚至换来骂声一片,反而削弱了公众对情人节档期作品的信任度。简而言之,这种现象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粗放式制作的短视行为,最终只会破坏国产爱情片的整体利益。在当今光怪陆离甚至残酷的现代都市,普通男女在仰望高富帅、白富美的同时对爱情逐渐失

望,爱情变为奢侈品。爱情电影理应为普通人重燃爱情梦想。《101次求婚》虽是基于此初衷,但影片本身却让观众绝望。试问,包工头和艺术家的距离有多远?缺乏共同语言、品位、阅历、学识,这些都决定了黄达与叶熏的婚姻必定阻碍重重。更不用说叶熏爱上包工头的过程本身就存在极大的逻辑盲点。那么,谁还会相信屌丝会真的逆袭女神呢?

讲述当下中国男女最关心、最普遍的爱情故事才是国产爱情电影的成功之道。2011年光棍节,《失恋33天》红遍大江南北,是因为朴实真切的失恋故事引起了广大青年男女的共鸣。其实,人们虽然幻想童话般的爱情,但大部分人选择与一个靠谱的人踏实、幸福地相伴一生。中国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生活背景的巨大差异异会为婚姻增加不稳定因素。所以,电影尽管造梦,但更应该对准真正的现实。最重要的是,难道只有女神与屌丝相爱才震撼人心?实际上,小人物之间的小爱情或许更真切感人,才能真正带来希望。比如《失恋33天》,比如《春娇与志明》,它们让观众发现身边的人和爱。所以,国产爱情片当为普通人造爱情梦。为赶情人节档期创作剧本往往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很多来自对成功作品的形式模仿甚至凭空臆造。这也暴露出反映当下年轻人真实爱情的现实主义作品严重缺乏的现状。毕竟,我们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爱情。